

当代器物雕塑创作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Models for Contemporary Utensil Sculpture Creation

姿金 赵盼 Lou Jin Zhao Pan

摘要：本文结合近年来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器物雕塑工作室的当代器物雕塑创作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形式三个方面来阐述雕塑系器物雕塑工作室的教学新模式。以“数艺造物”为教学理念，即以“数”求真、以“艺”求美、以“造”求善、以“物”求本；以“器物道”课程群为教学内容，即以“器”为基础、以“物”为核心、以“道”为目的；以“实践、跨界、创新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和形式，试图为中国当代器物雕塑创作教学从课程改革到教学模式的具体探索与实践等方面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考。

关键词：当代器物雕塑，教学模式，教学实践，数艺造物，创作坊

中国传统雕塑多是以“类雕塑”^[1]的形式出现，依附于建筑、陵墓及实用品之上，“器物”就是“类雕塑”中的主体部分，某种程度上也等同于“类雕塑”，这些“器物”都以“用具”的形式渗透于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器物雕塑是把“器物”作为“雕塑”，以中国本土传统文化、观念、造型特点出发的一种当代雕塑。器物雕塑通过跨界融合延伸了“器物”传统，填补了中国本土雕塑语言当代转化中，时代性与功能性的缺失，同时也是中国雕塑从传统雕塑向当代转化的重要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雕塑发端，传统雕塑面临着一个当代转化的问题，如何将西方雕塑与中国本土传统雕塑相结合创造出具有时代性与东方性特征的当代器物雕塑作品，是探索中国本土雕塑艺术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全球化与当代雕塑的发展背景下，许多雕塑家植根于本土语境，开始文化自觉的反思，在实践中秉持传统造物审美和现代制器理念，涌现了一批具有民族文化审美意识

的艺术作品。“器物”作为当代雕塑发展的一种可能也正在被实践所证实。

2016年，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首次提出了“器物雕塑工作室”的教学模式，器物雕塑作为国内全新的专业方向，其课程教学体系依托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立足于当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探索器物雕塑当代转化的教学模式，推动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下面本文将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形式这三个方面对近年来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器物雕塑工作室对当代器物雕塑创作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进行系统整理，以期为中国当代雕塑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一些参考。

一、以“数艺造物”为教学理念

科学与技术的高速发展，是一把双刃剑。社会学家严飞用“悬浮时代”来形容我们当下中国的现实，整个社会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悬浮列车，所有人都处在一个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teaching mode for contemporary utensil sculpture creation in the utensil sculpture studio, the Sculpture Department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is mod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philosophy, the content, methods and forms of teaching.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is about “Digitalisation, Art, Creation, and Utensils”, which stand for authenticity, beauty, kindness, and origin respectively. The teaching content includes “Utensils, Materials, and Tao”, among which utensils are regarded as the basis, materials as the centre, and the Tao as the goal. Teaching methods and forms are adopted that integrate practic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It aims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previou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tensil sculpture creation teaching from curriculum reform to teaching models.

Keywords: contemporary utensil sculpture, teaching mode, teaching practice, “Digitalisation, Art, Creation, and Utensils”, creative workshop

没有根基的状态之下拼命地往前赶，反复的疫情又让这列列车遭遇时停时进。同时，人类学家项飏强调“重建附近”与“把自己作为方法”^[2]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与方法。诚然，与社会生活一体两面的艺术创作一直是揭示生活中隐藏的真实，以及洞察现实事物本质的工具。这个时代的数字“革命”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我们物质世界的固有形态：新技术呈现了曾经不可实现的形式；智能创造了以审美为基础的艺术观念得到了重建；新材料挑战了我们先入为主的价值观；现在的物态也不停地刷新着我们的眼光。“数艺造物”的表征已蔚然成为现实，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数艺造物”系列课程、项目、展览与创新工坊都希望强调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让今天全新的技术、材料和工艺再次使具有“传统观念”的器物雕塑承载此刻的创造力与当下的现实状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文化自信心的全面提升，重新认识、理解和梳理我们今天的雕塑传统，成为雕塑界



1. 四川美术学院雕塑器物工作室教学计划表

的一个重要共识。

今天，无论是雕塑家个体还是高校院系，都在热情回应着科学技术及其塑造的时代，催生了大量同时兼具实验精神与传统意韵的雕塑创作和教学探索。

2015年，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传统雕塑工作室张伟提出了“器物雕塑”的概念，并在第六工作室进行了为期10年的当代性转化探索，两年后，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无我”——中国当代器物雕塑展》，聚焦“器物雕塑”的当代性展开了一系列讨论。2016年，四川美术学院将“器物雕塑”这个新概念纳入雕塑教学模式中，并成立了器物工作室，2018年，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举办《器象——2018年当代器物展》^[3]，同时根据“器与物”“技与艺”在当下消费时代的关系讨论当代器物雕塑的状态。清华美术学院的许正龙也提出“中式物语”，利用“中式”的传统物品语汇凸显中国自身的文化姿态，承继西方造型技能和中华文化，回归东方意象。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以“两端深入，传承创新”的治学态度设立了东方性雕塑工作室，对于如何理解本民族文化精神，如何看待古代雕塑文化遗存，如何理清本土雕塑系统，理解艺术的“雅俗”，明晰自我“性灵”与“传统”的关系，求索中国艺术“常变之道”等方面持续展开探究，同时，早在2004年，中国美术学院便开设了“机

动艺术装置”的通识课程，让学生能够快速掌握互动技术的基本要领，鼓励学生将互动技术融入个人创作中。湖北美术学院开设的“变感创作”课程及中国传统造型课程将中国传统雕塑造型、当下时兴的虚拟艺术及“器物雕塑”发展的主题相结合，帮助学生从传统遗迹中寻找自我的创作方向，并通过有效的科技手段再现自我的想象。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组建60余年来始终坚持着立足西北、注重吸取周秦汉唐传统雕塑艺术之精粹，继承和发展东方造型艺术美学精神与思想，同时关注当代，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构建兼具地域文化特色，又具时代感的教学体系。天津美术学院开设的“东方、本土雕塑工作室”以书法绘画、器物载体、造像学、技艺工艺、材料表域等传统艺术方面作为东方性本土雕塑的当代性转化突破口……

由此可见，“传统”的传承与创新主题根植于中国雕塑的发展进程与教学模式改革中，如何通过当下新的雕塑理念来实现传统器物雕塑的当代性创新、器物雕塑教学模式的创新是我们今天需要持续研究的问题。

四川美术学院“器物雕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及“数艺造物”教学理念的提出，正是回应了当下数字时代背景与学科发展的双重要求，分别从“数”“艺”“造”“物”四个方面的教学理念向更进一步的话语空间开放与拓展。

(一) 以“数”求真

科技革命带来的材料更新是颠覆性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为器物雕塑创作的观念奠定了基础，高科技新材料、3D打印新技术为器物雕塑创作提供了更加广泛且新颖的形式补充。数字化与信息革命迫使艺术家将今天的社会、文化、生活与器物雕塑创作相结合，使其创新性、观念性与当代性得以承载。这是一种将历史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当代器物雕塑创作“求真”理念。

依托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数字化艺术冲击了传统美术学科的发展，大量的当代艺术作品借助数字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与现当代美学思想、艺术观念相结合进行创作，开辟了与全球化、数字化、信息化等时代背景交相辉映的数字艺术新形态。“数”的理念让传统器物雕塑以一种更加开放、自由、共享的形态在今天的时代环境中寻求发展，并且满足了社会生活高效率、多维度的

现实需求。数字建模与3D扫描技术所创造的数字雕塑让作品形成了数据化特征，这对于物质化的传统雕塑而言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同时，数字技术在制作与渲染雕塑时有一套系统的流程，可以通过内置的算法技术处理创建的虚拟物质形体，增强了数字雕塑创作本身的逻辑性。

“数”的求真理念是由科学、技术、信息为基础构建出的一种规律与事实，可以说是一种未来与科技在艺术上的投射，也可以说是由数据与信息形成的社会生活缩影。四川美术学院器物雕塑工作室率先提出将“数字”与“传统”“审美”与“实用”“技术”与“艺术”结合的方法融入传统雕塑创作与器物雕塑教学中，将学生及教师作为“传统雕塑的当代性转化目标”的先头部队，在教学工作中贯彻了“学科创新”的目标。

(二) 以“艺”求美

四川美术学院校训——“志于道 游于艺”，语出孔子《论语·述而》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意为究宇宙之根源、探自然之规律、遵社会之法则。“游于艺”意为游历“艺”与“术”的源点，涉猎“艺”与“术”的门类，探索“艺”与“术”的精神。“艺”是一种“智能”与“智慧”，也是寻求极限准则与美感标准的具体形式。

“智能”与“智慧”是一种观念与思维，中国古代的器物雕塑大部分作为神权、君权的观念载体象征，它们承接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哲学思想以及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特定的时代象征而保存下来。现代艺术史上观念与思维的创新最初是以一种极致化的“反美学”形态出现，如观念艺术强调艺术品中观念的凸显，意为突破艺术思维与美感本身，从艺术史切入，并从艺术史跃出^[4]。在当代，艺术与生活早已不可分割，相互渗透了。“美”即艺术的展现性，指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是否和谐统一，是否有艺术个性与唯一性。而“艺”是智能与智慧的集合，也是“美”的具身宿主。器物雕塑作为一种与当下各种观念体系融合的载体，将智能与器物雕塑独特造型语言相融合而求“美”，是器物雕塑创作的一种重要理念。

(三) 以“造”求善

“造”强调器物雕塑创作过程中的时



2. 申子叶，《长江计划》，综合材料，长江玉，获得2021年“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曾竹韶奖

间与技法因素，也重视其中包含物质性与实用性的器物雕塑功能性表达。伴随后现代艺术的发展，雕塑家们对时间、体积、材料等雕塑的本体语言进行探索与解构，尤其是关于时间的艺术“过程”开始被重视起来，并被罗伯特·莫里斯在雕塑笔记中归结为“制作本身”^[5]。雕塑对于过程的重视是作品本身时间属性的放大化，强调材料媒介物理性质的持续变化，以此表达对于时间和艺术的思考^[6]。与古代器物雕塑通过造型和空间构图表现时间顺序不同的是，当代器物雕塑对时间因素的表现逐渐融入作品成型的过程中，材料本身所能显现出的时间性中。另外制作技术包括传统手工技术、工业社会的机器技术、信息社会的数字技术。对于过程性的技术强调，也是由技入道的创作理念。

“善”即艺术的倾向性，也就是作品所描绘的形象对于社会具有什么意义和影响。往往“造”是向“善”的路径，是由“观念”转化为“现实物”的必要因素，另外，过程性的“造”让作品的创作具有事件化的善意。综上，器物雕塑创作的“造”物过程研究尤为重要，这是对于器物雕塑创作的向“善”讨论，尤其在雕塑本体语言不断消解的当代，对以“造”求善的过程性

理念的强调，也是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的德艺双馨艺术人才的教育理念。

（四）以“物”求本

孙振华在“中国姿态·第六届中国雕塑展”巡礼上提出“中国当代雕塑中，‘物’，不仅指雕塑的抽象和半抽象的空间形态，它同时还指‘物件’‘器物’，它可以是具象的，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物’的艺术表现，也可以是现成物。艺术家在以‘物’创作时，一方面，可以运用不同材料，对这些具体‘物’进行转化、模仿、再造，进而进行各种丰富的‘物质材料’实验；另一方面，它也包括对现成物品、废弃物品的再利用”^[7]。“器物”作为各种用具的统称，是经过人工创造的具有一定功能作用的物品。雕塑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其边界与概念一直在被重建与打破，当把具有定语性质的器物加上具有动词性质的雕塑时，“器物+雕塑”探讨的更多是同一载体（物）的“用”与“观”如何相辅相成，也就是海德格尔提到的“自然物”与“使用之物”的统一，即实用性与审美的统一。而这样的统一性就是“物”之存在之本源，是“物”原本的、基础存在的性质。“器具”（器物）这一名称指的是为了使用和需要所

特别制造出来的东西，因此器物雕塑创作要凸显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即以“物”求本，便需要注重寓于器物本身之中的材料与形式创新，因其是器物雕塑作为存在者的规定性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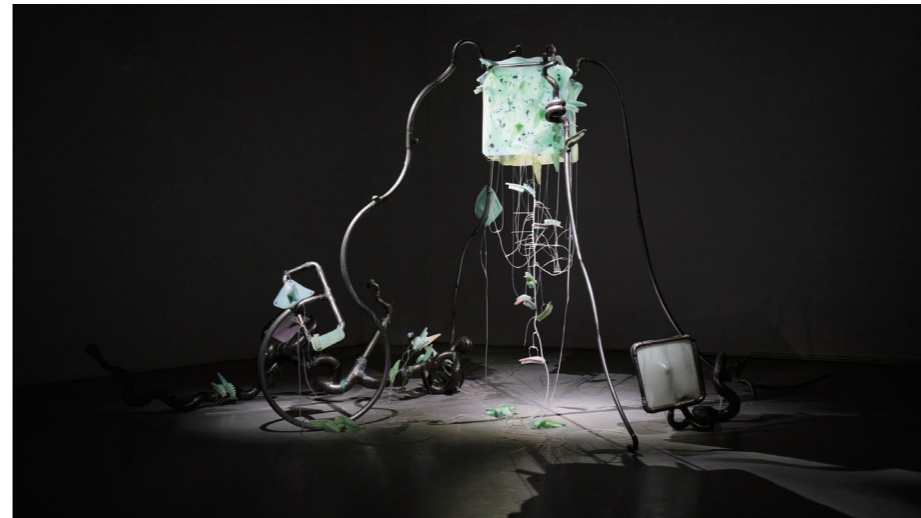
二、以“器物道”课程群为教学内容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提出，“器具”（器物）这一名称指的是为了使用和需要所特别制造出来的东西，（它的）质料和形式绝不是纯然物的物性的原始规定性^[8]。“器具”在物与作品之间有一种独特的中间地位，由于它拥有一个介于纯然物和作品之间的中间地位，因而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借助于器具存在（质料—形式结构）也可以掌握非器具性的存在者，即物和作品，甚至一切存在者。这里的器物是指质料，也就是形式结构所决定的存在之物，建立在其有用性之上。“器物”脱离日常使用的有用性而升华之后便形成了“器物雕塑”，成为一种观念载体象征，这也就是《周易·系辞》中提到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从古至今的日常生活中，形而下的“器”是以金、木、石、土等材料为载体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为载体的形而上的“道”共生共存的，例如石器、铜器、木器、陶器等。

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器物雕塑工作室由此将器物雕塑专业方向的教学分为“器”“物”“道”三个课程体系，以继承器物雕塑传统为基础，以器物雕塑的“当代转化”为核心，建构“行器问道，由技入道”的多元器物雕塑创作方法论。以“行器问道，承古开今”为理念，以强基础、增学养、拓眼界为原则，以“知情、知艺、知新”为目标，培养学生“知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今天具体的实际发展现状；知艺——掌握中国传统造型语言及其相关工艺技能；知新——具备独立开展器物雕塑创作的能力，通过掌握器物雕塑的造型语言来对今天的现实生活进行创作实践表达”。

（一）以“器”为基础

“器”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对传统线器造型的掌握与运用，是个人观念的塑造呈现与物化表达。其课程群为：《中国传统造型研究1、2、3》和《塑造与表现1、2、3、4》，贯穿于器物雕塑专业



3. 雷韵冰，《复得返自然》，获得2023年“曾竹韶雕塑艺术奖学金”提名奖

的三、四年级的四个学期的专业教学之中，在学生的器物雕塑艺术创作中发挥出重要的基础作用，以提高学生造型技能与空间形体意识储备量为中心。同时，该课程体系中包含了中国传统器物雕塑理论学习、实地考察、研究实践、创作运用等环节，具体内容包括从个人观念出发的线描练习与写生训练，从传统文化出发的造像与器物的实地考察，从现实社会出发的人物和器物的线器造型训练，助推中国传统雕塑的传承与当代性转化。

（二）以“物”为核心

“物”是从材料出发的器物雕塑创作，从材料的自然属性上分类，比如：木、石、金属、陶瓷等，从材料的社会属性分类，比如器具、物品、人工材料等，还可以从功能形态上分类，比如用具、家具和摆件等，衍生极为丰富。教学过程中，强调对传统造型技法工艺的传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依托当代艺术视野和观念下的创新意识的培养，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当代审美理念融入器物雕塑及艺术品创作，并具有很强的当代性，在材料使用上可以更为广泛，在造型形制上不拘一格。在课程创作材料方面主要通过木、石、陶瓷、金属四种材料为主要载体，其课程群为：《木雕器物创作》《石雕器物创作》^[9]《陶瓷器物雕塑》《金属器物雕塑》。课程体系从各个不同的媒介系统出发，以课堂示范、现场教学、“线上+线

下”教学法及“创作坊”等模式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及其对器物材料工艺和造型技法的拓展意识。

（三）以“道”为目的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解释“道”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不只是有形的“物质”、思虑的“精神”、理性的“规律”，而是造成一切无形无象、至虚至灵的宇宙本根，“物质”“精神”“规律”皆是“道”的派生物。换言之“道”是自然、如来，是过程，所以，老子讲“道法自然”。其课程群为《数艺造物1、2、3》，以“数艺造物”为主题，“数”是科技与背景；“艺”是艺术与观念；“造”是过程与技术；“物”是材料与表达。课程基于“科技艺术”与“数字雕塑”的发展、背景、概念，将雕塑的数字造型、创新材料、工艺技术纳入器物雕塑教学体系，在传承传统技艺经验的同时激发学生数字时代的雕塑艺术创作的新认知，更新原有的雕塑造型语言观念与艺术形态，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技术与媒介来传承与创新传统的造物理念和创作方法。培养学生在掌握必要技术的同时，还需要时刻思考技术、警惕技术，思考艺术与艺术家在技术当道的社会中的处境与前景，成为可紧跟前沿数字技术发展、拥有服务社会的艺术使命、担负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器物雕塑创作实践人才。

在最后的“毕业考察”与“毕业创作”集中实践阶段，将以“器、物、道”的课程体系为根基，以国家政策为指导，以地方特色资源为突破口，以时代现实机遇为背景，以社会发展需求和个人观念出发，让学生完成器物雕塑艺术的综合创作与表达。从而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器物雕塑课程教学体系。

整个课程体系通过系统的实践创作与理论学习来对学生进行美育提升和创新性培养，培养学生具备“器物雕塑”专业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服务社会的艺术使命，并且能积极地为地方文化建设、文创产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成为能担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器物雕塑创作实践人才。

三、以“实践、跨界、创新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和形式

自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器物工作室成立以来，从2018年的“器象——当代器物雕塑展”到如今的“数智造物——2022当代器物雕塑邀请展”，已举办了两届当代器物雕塑主题性展览。展览在匹配相应主题研讨会的情况下，结合当下时代特征、艺术规律、学科跨界的背景中进行实践与创新。探讨器物雕塑的当代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及造型体系的传承与创新，当代雕塑理念与现实生活对器物雕塑创作的教学模式影响等问题。另外，通过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本科器物工作室的《数艺造物》课程群及《数艺造物——当代器物雕塑创新工坊》通选课，“数智造物——数字雕塑人才培养计划”和“数智造物——研究生联合培养”创新项目，以及2022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足石雕刻技艺传承与创新艺术人才培养项目》等诸多活动，试图让展览、创作坊、联合项目等教学“实践”活动，立足于“跨界”探索，以“创新”的目标驱动教学“实践”，以“跨界”的方式作为“创新”的践行方法与形式。形成了“实践、跨界、创新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和形式，以此推动“雕塑+社会”的艺术人才培养新路径。

（一）“创作坊”教学方法

“创作”是把有价值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智慧和过程，是艺术家造型综合能力与艺术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是每一个艺术家时刻



4. 盘雨軒，《美丽标尺》，获得2022年曾竹韶奖学金提名奖

的工作，也是我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突破口。

“作坊”最开始是以家庭为单位在民间出现，这些作坊大多从事与农民日常生活相关的手工业产品，比如养蚕、织布与制陶。在古代中国雕塑史上的大量传统雕塑作品，都是工匠师傅带着徒弟一起在“作坊”完成的，在中国民间的手艺传承也是师傅带着徒弟在各种作坊里进行。^[10]

“工作坊”追溯其源头，被讨论最多的是包豪斯“工作坊”制度，英文简称为Workshop，是指一种特定主题的研究性工作学习方式的过程。这种实践教学模式在很多高校被广泛采用，整个课程就是一个工作坊。作为现代设计的先驱者，包豪斯学院的创建者之一格拉皮乌斯倡导“技术与艺术并重”，教学有如“工厂学徒制”。学生是“学徒工”，教师教授学术理论，技师好比“师傅”，即教辅，负责辅导学生实践环节，大家在这个特定的场地空间工作学习，即工作坊教学。

“创作坊”即创作+作坊+工作坊，是以创作为目的的工作坊，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范围内，师生在此刻同一时间线上共同创作的综合艺术实践。创作坊的教学模式为，学院教师+艺术家+创作者+X(未知参与者)共同完成学习、考察、交流、实践、展览等为一体的教学实践。创作坊教学方法的提出是为了让一堂课成为一件作品。以创作坊进行教学，是一种创新型的专业实验课程，有别于传统注重知识注入式的课程教学，强调每一位同学成为课程主体的客观事实，其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实验性、参与性、创新性。

本来“创作坊”这一词就来自中国传统的手工作坊，在教学中继承创作坊的精神，其中社会考察的环节拉近了我们与社会的距离，综合的创作坊教学培养学生从小我到大我的思想格局转变，从媒介到现实，让教学走进生活日常与社会现实，达到高等教育的目标，即培养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才。

自2016年雕塑系建立工作室教学以来，每年器物工作室的《石雕器物》《木雕器物》《数艺造物》等课程都有优秀的学生作品产生，在学院展览及权威雕塑展览中屡屡入选获奖，教学成果可圈可点。回溯其原由，得益于作为过程的“创作坊”教学实践，每个学生在课堂中通过作品寻找自己的坐标，这里面需要将“学生”这一角色转换成“艺术家”的身份来思考创作。落实到对工艺要求高的器物雕塑专业来说，我们的学习早已不只是停留在对技法这种基础学习之上，而是要加入更多创新思维的培养。

(二) 线上+线下+实践的混合教学形式

由于近年来疫情、数字技术发展等现实原因与背景，四川美术学院器物雕塑工作室采用了“线上+线下+实践”的混合教学形式，作为传统线下“面授+实践”式教学的补充，特别在众多工作坊与艺术项目内部设置了数场与数字雕塑、科技艺术相关的前沿专家讲座，以“线上+线下”相穿插的模式，邀请国内知名艺评家、策展人对于雕塑与新技术结合的前沿艺术状况做出介绍。其中包括《超人、机器人、外星人——未来起人类太空艺术》《数字雕塑的八个特征》《技术关联的物质简史——以数字艺术及其

媒介环境(milieu)为视角》《增材制造技术发展及应用》等主题性讲座，让学生在进入创作环节之前，对数字雕塑、虚实科技应用、数字技术应用、材料基因工程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有系统性的了解与反思。同时工作室师生也在疫情期间通过通讯及电子设备沟通联络，极大程度上消除了不可控因素给教学带来的阻碍。

教学课程的展开也始终贯彻“线上+线下+实践”的混合教学模式，项目内制定了一套针对不同专业与不同软件基础能力的线上软件课程教学。课程包含3D建模软件及渲染软件的基础操作学习，以“线上教授，线下实践”的方式使得学生在运用技术创作的同时能深入技术之中，了解与运用技术。学生创作从构思、考察、设计、制作、实践、展览等的作品创作完整过程，都以“线上+线下+实践”的混合教学形式来运行。

(三) 多学科融合跨界发展

2016年，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建立了四个方向的工作室，确立了两年基础部学习和三年工作室学习的学制。基本思路就是从雕塑本体出发，整合各种艺术的边界和可能，以“雕塑+”的方式去完成当代雕塑教育的重新升级。“器物雕塑”工作室自成立以来的课程改革也积极响应着“雕塑+”的基本思路，分别在教师团队、教学资源、教学模式、技术指导等方面引入跨界融合因素，根据当下高科技的发展应用进行创作教学的更新。

以雕塑系四个工作室教师团队为基础的层面上，器物雕塑工作室还邀请了重庆鹿角文化创意公司的创始人作为教学活动中的

数字建模成型技术的指导教师，以及安德瑞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于洪祥博士以及设计主管谢平明作为企业导师，指导学生的机械能装置设计。重庆门罗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中数智创文化艺术重庆有限公司则作为项目内顾问与协调组代表，解决学生在跨学科技术层面以及创作后续作品推进环节的相关问题。邀请校内外不同前沿科技与艺术专研教师及人员为学生做讲座，真正做到了教师、学生、专家在同一个空间中交流成长。在当下，单一的学科知识很难满足雕塑创新的教学要求，因此，相关项目与工作坊内配备的教师资源、课程资源都与“跨界”紧密相连，并且部分工作坊会在全校范围内招收学员，做到学科上的“跨界”交流。

“跨界”技术的支持是对器物雕塑创新的必然要求。“雕塑+跨界”艺术人才培养新路径为器物雕塑创作实现当代性转化提供了有效路径指向，同时也与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焦兴涛提出的“以‘雕塑+’为媒介，将教学和创作刻在中国大地上，将教育与艺术的初心情怀刻在自己和每一位学子的心上”相映照。

(四) “雕塑+社会”艺术人才培养新路径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说：“理性虽然要求统一，但是自然却要求多样性，因此人需要这两种立法。前者（理性）的法则通过不受诱惑的意识作用于人，而后者（自然）的法则却通过无法排除的情感作用于人。如果道德的性格只能通过牺牲自然的性格才能保持，那么就证明人还缺乏教养。”^[11]其中的教养便是指的集“感性”与“理性”于一体的教育培养——也就是审美教育。当下“理性与感性”一体式的教育培养在艺术教育中不仅仅是体现在创作中，更多的是在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里。

“问题意识”是很多当代艺术家提倡的创作方法的门径，从人类学等学科里吸收的“社会调查”是印证“现实问题”的行动过程。通过社会调查，学生们对于观念系统，对于话语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力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也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反思。从社会调查出发，在具体的场域中，让调查的过程成为创作的良好开端。这是一个以“雕塑”联系“社会”的创作路径。

随着学院教学的改革与深化，艺术教育在当下已不满足于徘徊于学院体系之内。北

京十一学校联盟总校长李贵希说：“学校是同学们走上社会之前的社会，课程就是经典的社会生活的浓缩。”由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焦兴涛主持的《羊磴艺术计划》便是学院教育从学院雕塑教育系统内走向社会面的重要案例。艺术开始向社会现实生活寻求助力，艺术创新赋能社会发展，以达到跨越限制性工作思维、方法与路径的效果。通过在地调查，问题导入调查，个案调查等调查方法让作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催生相应的艺术形态，当艺术家习惯于在书斋或工作室寻找灵感，闭门造车，画地为牢时，以现场考察、现场讨论、现场交流、现场实践为行动指南，让灵感在具体的环境里生长。

此模式延伸下的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器物雕塑工作室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在教师队伍（雕塑+社会）的指导下，不仅要完成整个学习过程，同时还要创作出一件（套）雕塑作品参加项目的主题性展览。强调从学习到展览，一件作品完整的生长过程，要求教师队伍与学员共同完成学习、考察、交流、实践、展览等为一体的教学实践。让教师带上学生，在共同创作的过程中，把从“雕塑与社会”的“学习的经验”转化成个人艺术创作的方法与路径，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艺术人才培养。

四、总结

当代器物雕塑创作的教学模式与当下大多纯艺术类学科一样面临着当代性转化的问题，器物雕塑由于自身独特的中国本土性，其转化又有不能顾此失彼的禁忌——强调当代性的同时不能丢失中国“器物”的韵味，这是当代器物雕塑创作教学模式改革的难点。“当代”二字使得器物雕塑创作有跨学科、追前沿的需求，因此，以“数艺造物”为教学理念，即：以时代科学技术的更新发展为“求真”之背景，以观念、智慧为“求美”之途径，以技术更迭、过程性强调为“求善”之方法，以“物之道”为审美与实用之统一；以“器物道”课程群为教学内容；以“实践、跨界、创新三位一体”为教学方法和形式，是当代器物雕塑创作教学模式改革的重点。教学的关键是通过科学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与综合素质，立足于当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并进行器物雕塑的当代转化。

本文为重庆市教委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雕塑创作坊”教学的方法与路径——器物雕塑工作室《毕业创作》课程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213244）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姜金，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器物工作室主任，四川美术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公共艺术创作实践的拓展及创作理论研究。

赵盼，四川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雕塑实践创作与理论研究。

注释：

- [1] 王礼军：《“器”与“像”——中国古代器物雕塑的雕塑语言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页。
- [2] 项飙、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3-10页。
- [3] 赵金成：《论器物雕塑的当代语境》，四川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页。
- [4] 周彦华：《介入性艺术的审美意义生成机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4页。
- [5] Robert Morris, "Antiform", New York: Artforum, 1968, pp. 50-54.
- [6] 同[1]，第181-184页。
- [7] <https://mp.weixin.qq.com/s/TZX08EEgW-VX5JQnPFp0jw>.
- [8] 马丁·海德格尔、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 [9] 姜金：《石雕器物创作》，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71页。
- [10] https://mp.weixin.qq.com/s/cKgQVwXcxDZ9XFOo_CQ31g.
- [11] 贾明俊、杨友成：《以席勒的〈美育书简〉谈感性与理性并重的艺术教育与人性的全面发展》，《艺术评鉴》，2020年第5期，第176页。